

「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新火集

湘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新火集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 著
湘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薪火集：湘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5004-5913-0

I. 薪… II. 湘… III. 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9493 号

特约编辑 晓 炜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9.375

插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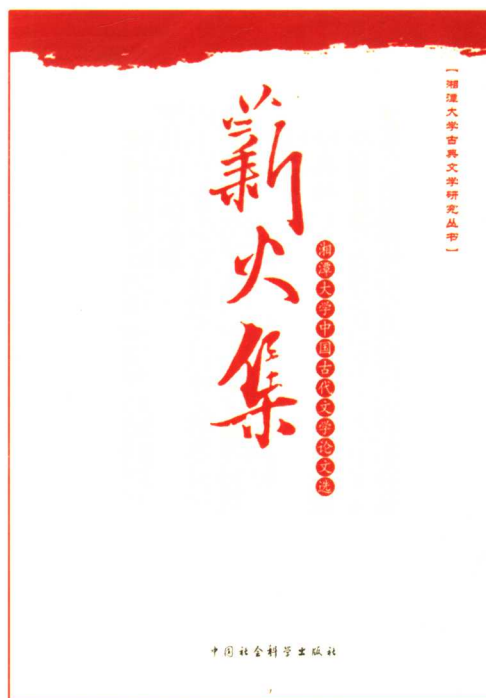
字 数 49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为湖南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几代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孜孜于学术研究的成果结集，论文的时间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明清，没有留空白点，反映了湘潭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总体学术水平。



策划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视觉传达
010-64017455

序

卞孝萱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几代教师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孜孜于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今撷其精华，编为《薪火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海内外同行进行交流。集名薪火，语本《庄子·养生主》，比喻师生传授，学问一代一代地相传不绝。回忆二十几年前，湘大创立之时，我曾兼职，为历史系培养过研究生，为中文系主持过研究生论文答辩。今日面对《薪火集》全稿，感到亲切和喜悦，所以在书前写几句话。

此书选录三十四位教师的论文四十一篇。这三十四位教师，包括已逝世者，已离休者，现任者，曾经任职现已调动者，体现了湘大不忘记每一位为古代文学专业付出艰辛，作过贡献的教师。其中年龄最大的姜书阁，1907年生；最小的卢静，1978年生。《薪火集》选载了湘大古代文学专业几代人的研究成果，是名副其实的薪尽火传，永远不熄。

再对这四十三篇论文进行一些分析。姜书阁、羊春秋、萧艾每人三篇，彭靖、刘建国、刘庆云每人二篇，陈光明至卢静二十八人每人一篇，表现了湘大敬老尊师的美德。论文的时间跨度大，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至明清，没有空白点。从文体看，骚、赋、诗、词、曲、散文、骈文，无体

不备。古代文学之外，旁及甲骨文、诸子。论文发表在 1981—2004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湘潭大学学报》等十几种学术刊物上。这四十三篇论文，选得恰当，能够反映出三十四位教师的学术特色，举例如下：

独具只眼，拓荒耕耘。自来研究《楚辞》的学者，致力于《楚辞》的音韵、草木名物或山川地理者，皆有其人，唯有楚语，则罕有作专题探讨者。姜书阁积多年之研究，撰成《屈赋楚语研究》，对屈赋中六十几个楚语，一一作了义疏。疑为楚语，而文献不足，证据未充者，暂未著录，表现了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治学精神。由于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学者有所顾忌，避而不谈他的文学成就。彭靖特撰《曾国藩的诗论和诗》，以大量的材料，说明曾国藩在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处于文坛盟主的地位。

不随流俗，独抒己见。羊春秋不同意当时对明诗的贬低，发表《重估明代诗歌的价值》，阐述明代诗杰迭出，流派踵兴，各有其面貌，各有其精神，各有其艺术上的戛戛独造，绝不是“复古”、“拟古”的贬语所能抹煞得了的。刘庆云不同意当时将南宋蒋捷列为格律派词人，发表《蒋捷人品、词品、词风初探》，提出蒋捷并不是只追求形式，他的词作，多系有感而发，反映了南宋亡后坚持民族气节的文人的境遇、性格和心理，体现了这部分人的爱国情思和洁身自好、甘于穷困的美好品格，应该还他以真实的面目。

占《薪火集》一半以上篇幅的是陈光明至卢静的二十八篇论文，有的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借鉴西方新兴学科的原理，有的创设新的思路，有的发现新的问题，都具有活泼自由的学者心灵和精益求精的治学风格，是湘大古代文学专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借此撰序机会，表达个人的祝愿。

写到这里，昔日在湘大讲学、交游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岁月蹉跎，寒暑易节，我对湘大的热爱和关怀，丝毫不改。湘大古代文学教研室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4 人；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9 人。发展势头很好。手捧《薪火集》全稿，展望未来，充满信心，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春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

目 录

屈赋楚语义疏（上）	姜书阁（1）
唐宋诗别略论	姜书阁（19）
苏轼在宋代文学革新中的领袖地位	姜书阁（38）
元人散曲略论	羊春秋（54）
略论唐人近体诗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羊春秋（70）
重估明代诗歌的价值	羊春秋（84）
关于王国维的功过	萧艾（97）
马克思主义与甲骨文研究	萧艾（106）
六朝骈体文论略	萧艾（118）
曾国藩的诗论和诗	彭靖（142）
“试画虞渊落照红” ——论《彊村语业》	彭靖（156）
柳宗元在文以明道运动中的理论、实践和遭遇	刘建国（172）
《原道》臆说	刘建国（187）
蒋捷人品、词品、词风初探	刘庆云（196）
杜诗对宋词影响管窥	刘庆云（213）
论梅尧臣诗歌的平淡风格	陈光明（227）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殷绍基（242）
《管子》的思想评述	汤效纯（250）
论《吕氏春秋》的文艺起源论	李家骥（261）
中国韵文横向联系律概论	蒋长栋（274）

姜夔词中的自我塑造	徐 炼 (285)
论“花间词”的创作倾向	张式铭 (303)
十六首后村词编年考	许山河 (324)
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	沈家庄 (335)
论李白诗歌创作的悲剧性	章继光 (349)
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文达三 (363)
从李渔“非奇不传”的喜剧观看《望江亭》 的审美特征	李日星 (386)
玄学人生观的艺术体现 ——论玄言诗的主旨	阎采平 (395)
论古代曲论中的模糊思辨	李克和 (409)
三国归晋与“文章中兴”	王澧华 (444)
船山的“英雄美学”及其对诗史的苛评	孟 泽 (457)
《诗经》的写实与楚骚的虚幻	杨仲义 (474)
《古诗十九首》中的青年精神形象初论	徐安琪 (484)
论先秦两汉间赋体的演变	姜逸波 (494)
谈神韵诗的空白	李剑波 (505)
《老子》一书的性质及其思想实质新探	喻几凡 (513)
《长恨歌》主题新证	戴武军 (524)
“随时变改”：《文选》的一个重要选录标准	雷 磊 (532)
吴晗《胡应麟年谱》补正举隅	吕 斌 (559)
宋代俚词折射的文人心态	赵成林 (570)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莫立民 (580)
从夔州物候民俗诗看杜甫之“仁”	周建军 (589)
《诗经》中女性的婚恋观	卢 静 (607)

屈赋楚语义疏（上）

姜书阁

序 说

宋人黄伯恩《新校楚辞序》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诃、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荪、蕙、若、蘋、蘼者，楚物也。”（《宋文鉴》卷九十二）似为可据。有人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是“形式主义的说法”。“因为屈原的诗歌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一种新兴文学样式，当然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当然会有楚语、楚声、楚地、楚物。”作为对“楚辞”一词的解释，黄伯恩这段话或者不能算十分恰当；但若论及“屈宋诸骚”，特别是屈原的骚赋诸作，这些确是其不可忽视的特征。

自来研究《楚辞》的学者，致力于《楚辞》音韵、草木名物或山川地理者，皆有其人。惟于楚语，则罕有作专题探讨者。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最早于注中指出：“楚人名被为扈”，或引《方言》曰：“续，楚谓之纫……”后之注《楚辞》者，大抵皆宗其说，而罕有增补或更持异议。直到约四十年前郭沫若著《屈原研究》时，他还说：

《楚辞》中使用的方言，即当时的白话，最多。如像“兮”字、“些”字是人人所知道的《楚辞》的特征……

此外为屈原所使用的楚国的方言，据可考的有如下列……

接着，他共举了“汨、拏、莽、冯、羌、詠、佗、儵、闾、闾、箴、軼、邈、灵、坛、裸、哈、悼、笈、佗、娃、闭、爽、蔽、瀛、梦”，共二十四个。后来游国恩又增补了七个：“娑、潭、泝、修、婵媛、蹇、扈。”是否在屈原赋中所用的楚语就只有这三十一个呢？肯定不是。因为有些在屈原时虽是楚语，而自屈赋广泛传诵以后，世人袭用者多，渐成习语，遂不复知其原为楚言。即如郭沫若所说：

还有“离骚”两个字也是楚国的口语，梁章钜的《文选旁证》引《项氏家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逐者骚离，远者距违。’”又王伯厚《困学纪闻》：“伍举所谓‘骚离’，屈原所谓‘离骚’，皆楚言也。”……

楚文化本是殷文化在南方（江、淮、汉流域）的继续和发展。西周初期，熊绎始受周成王之封于楚蛮；传至周夷王时，熊渠扩大其疆土至于鄂，但仍被周视为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甚至到了东周平王时，熊通还抱怨说：“我蛮夷也”，“请王室尊吾号”，王室不听，不得已才自立为武王（见《史记·楚世家》）。政治上的歧视，固然多少影响到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但这并不能阻止南方文化的继续发展。这就是秦汉以前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既基本相同，又各有特色的原因所在。这从古代文献典籍及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

在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上，也同样有南北之差。主要代表北

方的《诗》三百篇，是春秋以前五六百年间的作品；而《楚辞》的“屈宋诸骚”，则完全是战国时期江、汉楚人的歌诗新体。《诗经》用的是当时北方的语言；“屈宋诸骚”则用的是当时南方楚地的方言，即多为当时的楚人白话。

春秋战国之世，楚语与北方各国语言有很大差别，可以从先秦旧籍中得到很多证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门，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又宣公五年言楚令尹子文之名，有云：“邳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邳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穀，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穀于菟。”和屈原并世而稍早的孟轲，是一个怀有儒家“夷夏之辨”的深刻成见的北方学者，他就谩骂过楚人许行是“南蛮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孟轲还讲过一个譬喻，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使……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可见当时齐、楚语言差别极大，楚人要使孩子学会齐语，光是请一个齐人老师还不行，只有把孩子送到齐国（庄岳，齐国临淄街里名）去生活数年才能学好。

这种“楚夏殊音、方俗异语”（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的产生原因，有些是由于声韵的通转，如“离骚”与“牢愁”、“牢骚”，“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其声再转，又为唐人语的‘悼悵’了”（见郭沫若《屈原研究》所引游国恩《楚辞概论》语）。有些则两者互不相关，俨然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如楚称“虎”为“于菟”，名“门”曰“闾阖”，以及名“羹败”曰“爽”。有些也可能原本是同字同音，后来由于方音不同；愈转愈远，遂致成为方言之异，我怀疑楚人谓“乳”、“穀”就是这种情况（谓“虎”为“于菟”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但转得就更远，由单音词变为双音词了）。

然而，在我们讨论楚文化、楚语与中原文化、北方语言之间的差别的同时，更应注意到两两相同和相近之处，研究其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方足以说明我伟大的祖国的民族文化是汇总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贡献而融为一体的，而中国的汉语也是长期吸收各地方各民族的语言逐渐趋于统一的。即以“屈赋”中所用的楚语而言，虽有些在后世已不复用，但更多的是已变成全国通用的语言。如《离骚》：“夕揽洲之宿莽。”《方言》：“莽，草也，南楚曰莽。”现在常语：“草莽英雄”，无人不解，而《左传》上即已两见“越在草莽”之语（一在《昭公二十年》，一在《定公四年》）。

“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似四者并列，实则楚语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者说楚语在“诸骚”中最能表现“楚辞”的特征；也可以说楚声、楚地和楚物在“楚辞”中主要是以楚语表现出来的。请试申吾意：

什么叫“作楚声”呢？因为“屈宋诸骚”都是当时楚国的歌诗，在歌诵时，其声调必有楚之地方特色。《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脱）之。……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操南音”即“操土风”，也便是演奏楚国地方声调的乐曲，晋人范文子一听就能辨明，可见其显与别国别地有截然不同的地方特色。所谓楚声者，应即是基于楚国的方言，加上楚地音乐声调的诵读方法或徒歌的一种声情表现。这种楚声歌到西汉初期还是很流行的。《史记·项羽本纪》：“楚王军壁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军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这正是一首楚声歌。又《留侯世家》载四皓见高祖，去后，高祖竟不易太子，戚夫人泣，高祖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此外，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的《瓠子歌》（二首）和《秋风辞》亦皆楚声歌，而为楚辞之遗调。《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这时还有人能用楚声的特有腔调诵读《楚辞》。直至隋代，据《隋书·经籍志》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按：《隋书》为唐人撰，故‘至今’即至唐初）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释道骞有《楚辞音》一卷，与徐邈等四种《楚辞音》（皆各一卷）并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中，但亦如后世所作之古籍“音注”，并非言《楚辞》的楚声诵读方法者。故楚声歌之腔调和《楚辞》的楚声诵读法，今无可考，故不能想像于仿佛也。

虽然，我却认为，无论如何，这种楚声也还在一定程度上要反映在《楚辞》——特别是屈赋所用的楚语中。换句话说，某些楚语词的读音和用法跟《楚辞》的楚声歌唱或诵读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屈赋中原本就是以楚地巫歌旧曲而经屈原更定或另作的《九歌》。例如，其中所用“兮”字不但与春秋以前《诗经》中的“兮”字用法不同，也与屈原自己的《离骚》所用迥异：它不是置于句尾而是放在句中，所以不仅是一个泛声字，相当于今日白话的‘啊’、‘哦’、‘唉’、‘呵’之类的语尾词或语气词，而且兼有文法上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兮”字就是楚语。郭沫若说“兮”字、“些”字是《楚辞》使用的方言，是当时的白话，但又说不始于屈原，只是屈原用得更多而已。我认为这个“兮”字，在《楚辞》中作为楚语方言，只限于像《九歌》那样的用法。而且应该说是终于《楚辞》，是屈原仿照楚民间巫歌所独创的；而像《离骚》所用的那些“兮”字，则不属于楚语方言。关于这个“兮”字在《九歌》中的用法，我完全同意闻一多《怎样读〈九

歌》》一文的意见：《九歌》中的“兮”字可代以以下各词：之、夫、而、与、以、然、于、其、诸、也、焉、矣、故、时、乎、其犹、然而。我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与理解，才断言“楚声”也是托于“楚语”来反映的，或者说二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单纯地“纪楚地”和“名楚物”，并不一定就表现了“楚辞”的特点，也不可谓之“楚辞”。《三百篇》中言荆舒、言江汉、言淮夷者，不一而足，固非“楚辞”；至若鸟兽草木之物，见于“楚辞”者，亦非楚所独产，不可以为“楚辞”之特征，其理甚明。然而，楚地亦有因楚语而得名者，如《招魂》：“与王趋梦”，梦即“楚有云梦”（《尔雅》之梦泽），而其命名之来源则如王逸所谓：“梦，泽中也，楚人名泽中为梦中”；洪兴祖补注曰：“楚谓草泽曰梦。”所以梦这个地名乃是楚语。《楚辞》所言草木，亦多异名，向来注家往往纠缠不清，今亦难于确指其实物。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离”即蓀。《说文》：“蓀、江离、靡芜”，似蓀即江蓀，亦名靡芜；而在“蓀”文之前则有“蓀”文，曰：“蓀，楚谓之蓀，晋谓之蓀，齐谓之蓀。”于是说者纷纭，不可究诘。在此，吾姑不参与争辩，只就《离骚》此句和《说文》的义解，即可以认定“江离”之“蓀”乃是楚语用以名晋语谓之“蓀”和齐语谓之“蓀”的一种香草。那么，这“江离”之“蓀”，北方晋、齐均有，屈赋独以楚语“蓀”字名之耳。是固非“名楚物”，乃以楚语名物也。

诸如此类，郭沫若和游国恩两氏所提出的《楚辞》中之“楚语”均未见收。本文将努力探索，尽可能一一列出，并加以义疏。

吾文题曰“义疏”，不曰“音注”，将以搜括屈赋中所用楚语，疏其语义，明其与古今何词何语相当，或有助于理解文辞原意。至其音读，虽与楚语密不可分，但语音因时间的迁流，变化极大；且当时楚语方音并无任何音注留传下来，甚至可供研究参

证的资料也是极少的。隋释道骞的《楚辞音》残卷，不惟残缺，且其书亦是屈原以后将近千年之作，究竟能否尽合战国时期的楚音，恐怕也颇值怀疑。因此，余为此篇，一般不作音注。亦将力避涉及音注问题，不敢徒逞臆说以自欺欺人。“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抑亦藏拙之一道欤？

历来言楚语所称之为楚，时代不同，区域各异，未必即合于吾此文所谓之楚语。即就战国时历史地理而言，楚国疆域之内亦不得谓尽用楚语。此文所谓楚语之楚，虽不能确划其地域界限，而要以战国、秦、汉时代所谓“西楚”、“南楚”，即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之大部分地区言，而“东楚”不与焉。《史记·货殖列传》曰：“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可见南楚与楚郢都所在的西楚俗类而语近，东楚则并入楚国甚迟，且相去辽远，语言亦多殊异。扬雄《方言》多称“南楚”，吾故多取徵焉。

此篇所欲研究的问题既是《楚辞》中的楚语，而竟标曰“屈赋”者，盖以今之《楚辞》，除屈原留下的全部作品及同代后学的少数几篇外，还收进了汉以后人以“楚辞”形式写的若干篇章，既非战国楚辞文学的时代，又非尽是楚地之人，作为《楚辞》楚语的研究是不能用为主要根据的。故此，我便排斥了《楚辞》这一书名，而只言“屈赋”。

“屈赋”究竟包括哪些篇，自汉以来，迄无定论。《汉书·艺文志》谓“屈原赋二十五篇”，而无故目；王逸《楚辞章句》明定《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为屈原作，恰足二十五篇之数。但其下收有《大招》，逸叙亦谓“屈原之所作也”，但又说：“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逸叙肯定为“宋玉之所作也”。然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